

宋元學案

冊七

龜山學案表

楊時

明道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子迪

孫雲

子安止

王蘋

別爲震澤學案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關治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陳淵

別爲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張九成

別爲橫浦學案

蕭顗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徐存

鄭升之

江介

程端蒙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柴瑾

鄭雍

陸律

江泳

柴衛

周賁

周孚

胡寅

別爲衡麓學案

胡宏

別爲五峯學案

劉勉之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潘良貴

從子時別見元城學案

潘好謙

子景夔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子景尹

王師愈

子瀚

子洽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居正

廖剛

趙敦臨

魏杞

陳居仁

子卓

孫允平

張良臣

子時

張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汪大猷

童大定

舒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舒徽

子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持之講友

高開

童大定

見上庇民門人

附蔣璿

高材

別見和靖學案

喻樗

汪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程迥

高元之

宋元之

宋元龜

曹建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尤袤

孫煊
別見水心學案

徐俯

曾季狸

別見紫微學案

盧魁

廖衙

林宋卿

黃陂

宋之才

李郁

從子

呂

子閱祖

子相祖

子壯祖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似祖

曹令德

范濟美

陳彥

胡瑄

別見元城學案

鄒柄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曾恬

別見上蔡學案

章憲

章慤

並見震澤學案

徐存

見下子莊門人

柴禹聲

柴禹功

江琦

別見武夷學案

翁谷

李德駿

童大定 見下庇民門人

王師愈 見下默成門人

王庭秀

范浚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默成講友

黃樵 別見紫微學案

龜山續傳

胡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陳瓘

鄒浩 並為陳鄒諸儒學案

游復

鄭修

李夔 子綱

並龜山講友 許翰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梁谿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龜山學案

祖望謹案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耆壽遂爲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于上蔡述龜山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盧氏所藏原底已佚而黃本有之亦謝山修補本也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于潁昌明道喜甚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沒又見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橫渠著西銘先生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由是浸淫經書推廣師說始解褐徐州司法數轉知瀏陽

縣安撫張舜民禮之不以屬吏待而漕使胡師文惡而劾之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知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貴盛葬母餘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改知蕭山邑人重其名多畫像事之提點明道國寧二觀宣和四年年七十罷祠祿貧甚郭慎求在朝問其所欲先生曰求一管庫以爲貧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曰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豈可就乎有鼓山張覺者爲蔡京塾客一日令諸生習走諸生曰先生長者尋常令某某等緩步若疾行非所聞命覺曰天下事被汝翁已壞旦晚賊發先及汝家苟能善走或可逃死諸生以張爲心疾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曹所知出而問計于覺覺曰唯有收拾人才爲第一義京問其人遂以先生對會傳國華使高麗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國華還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說書先生言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稅百姓何憚而不爲盜嘉祐通商權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如故而權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狂狴充斥宜卽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于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

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邊事告急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于收人心軍興以來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欽宗嗣立先生專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非有刑章不忠何戒童貫爲三路總帥喪師而歸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效尤相繼大河不守敵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于此閹人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李忠定綱罷太學生伏闕上書留忠定與种忠憲師道軍民集者數萬朝廷憂其致亂先生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于國家非有他意但擇其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于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

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異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以導人主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斥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于是降安石于從祀毀三經板然王氏之學士子習之以取科第者業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相與聚聞先生亦謹避之耿南仲言或者以王氏學不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熙豐時乎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批答前日指揮更不施行孫覲言先生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時曰慎毋攻居安居安者京長子攸之字也先生遂罷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除兼侍講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致仕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三給事中朱震上言先生嘗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爲之請卹詔諡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所著有三經義辯等書雲濠案明林熙春刊定龜山集四十二卷子迪

百家謹案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祕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第者游楊尹謝呂其最也顧諸子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之後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識也

語錄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

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
此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
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
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
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
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于
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知天下由
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
以同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爲李似祖曹令德二先生立傳于

後其一移爲鄭季常先生附錄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
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

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爾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卻不深思只于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于尋常事說了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劉李諸儒爲翟先生霖別立一傳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閒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以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

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于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誣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曰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于私乎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卽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梨洲答萬公擇曰統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卽爲兩儀統六十四卦之純陽純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卽爲四象四象之分布卽爲八卦故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次第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